螢雪叢說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螢雪叢說
作者：俞成　南宋

序

餘自四十以後，便不出應舉，人笑其無能為也，是則然矣，然而早能知退，又有人之所不能為焉。以己之無能為而能為人之所不能為，此非其所長矣乎？蓋四十而不惑，四十五十而無聞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，夫子嘗有是言也。幼誦夫子之言，力行夫子之訓，既而不惑，抑又無聞，宜乎退縮一頭地而莫之為也。自此功名灰念，加以拙於謀利，時複優遊黃卷，考究討論，付之書記；囊螢映雪，無所不為，塵積日久，遂成一編，目曰《螢雪叢說》，賓其實也。雖然，囊螢映雪，豈能照耀方冊也哉？於以見其學之篤而誌之銳也，此史臣所以美其勤：勤若是，姑欲激昂後進雲爾，則知今之叢是說者，其亦車胤、孫康之意歟。

慶元庚申八月望日東陽俞成元德漫錄

致字說

先儒解致字，往往不盡如“致中和，天地位”焉。鄭康成雲：致，行之至也，致樂以治心。又雲：致深審也。《周易略例》，主心致一也。孔穎達雲：致猶歸也。《禮器》：禮也者，物之致也。鄭雲致之言至也，極也，其他諸經往往指為極盡之意。如喪致乎哀而止，見危致命，君子以致命遂誌與，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。此皆意有未盡，蓋致有盡之意，有取與納之意，如喪致乎哀而上，見危致命，謂之極盡可也。如致中和致知之類，則又有取之意焉。吾聞致師者，亦有取之意也，用致夫人。凡《春秋》以某事致，七十而致事，致為臣而歸，則又有納之意與盡之意。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也。今人謂招致者，亦有取意也。《檀弓》齊穀王姬之喪，當為告古毒反，聲之誤也。告下告上之辭，故誤為穀父母之喪哭無時，使必知其反也，知當為如字之誤也。言父母之喪號哭，思慕如欲

父母複反。

忍字說

忍之名一也而用不同，必有忍其乃有濟。小不忍則亂大謀，此皆聖賢之所謂忍。忍於不善也，所渭吉德也。而世俗之所謂忍，如猜忍剛忍之類，乃是忍於善而就不善也，所謂凶德也。王導不忍美人之勤酒，恐為見殺，則強為之飲，此則不忍也，正所謂忍於不善而就善也，非吉德而何？王敦之不顧美人之死而不為之飲，此世俗之所謂忍，忍於善而就不善也，非凶德而何？天之報施必以其類，觀王導王敦之後興衰禍福蓋可見矣。然則不忍者，正人之本心，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也。而世俗之所謂忍者，殘義害善之本，殺身覆族之由也；項羽為人不忍，雖不能成事，要之良心猶在。伍子胥為人剛戾忍詬，雖能成事，然良心喪失盡矣。予家子曰：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惡乎？王導能忍事，此皆忍於不善以就善之謂。嘗睹唐張公藝九用同居家無異議，人間其故，公藝即書忍字以對，亦鑒王敦之得失也。

記史法

曆事幾主，曆任幾官，有何建立，有何獻明，何長可錄，何短可戒，傳中有何佳對〈舊諸史賦如，《張良傳》用赤松子對黃石公〉，此賈挺才先生記吏法也。

解書訣

辭之內不可減，減之則為鑿，鑿則失本意。辭之外不可增，增之則為贅，贅則壞本意。此王虛中先生解書訣也

歌頌

盧仝《茶歌》“至尊之餘令王公，何事便到山人家”，上不忘君也。“安知百萬億蒼生，命墮巔崖受辛苦”，下不忘民也。此乃盡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。元結《中興頌》：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，必見於歌頌，若今歌頌大業便不吉德。此乃得《春秋》一字褒貶之意也。夫以歌頌之作，不專為稱美修也，多寄意於譏諷，一則有愛君之誠，二則有貶上之意。二者雖若相反，而於措辭立言各有所主，不得不然。

祝壽

吳叔經先生代人上黃耕叟太夫人壽，乃三月十四日生也。其詞曰：“天邊將滿一輪月，世上還鍾百歲人。”有一識者議論“將滿一輪月”之句，若是十三日亦使得，不若前去“猶欠一分”，便見得直是十四日也。嘗見樂人聖節致語，關初便使老子“長上古而不老”，對董仲舒“曆萬世以亡弊”，固已雲好。然而“不老”二字乃是語忌，豈若詩人之婉其辭雲“永錫難老”，多少委曲和緩。如曰“天子萬年”，如曰“如南山之壽”，如曰“俾爾壽而臧”，皆曲盡祝壽之意也。對人祝堯能如許於？

祭文

前輩嘗說北狄《致祭宋皇后文》，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。隨自撰曰：“惟靈巫山一朵雲，閬苑一團雪，桃源一枝花，秋空一輪月。豈期雲散、雪消、花殘、月缺，伏惟尚饗。”仁廟大喜其才敏給，有壯國體。洪忠宣公自嶺外徙宜春，沒於保昌，張子韶致祭，其文但雲：“維某年月日，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，昭告於某官之靈。嗚呼哀哉，伏惟尚饗！”景盧深美其情哀愴，乃過於詞。二者體製大概相類，要之詞意渾合，言語脫俗，此誠倉卒之所難也。

四凶辨

人皆知渾敦、窮奇、檮杌、饕餮為四凶，而不知所以謂之四凶者果何意耶？蓋當舜之時，見其罪惡如此而例以凶，徒目之譬猶獸也，正如今之罵人畜生、禽獸。據《山海經》載，渾敦、窮奇、檮杌、饕餮皆獸名也。杜預解經不知出此，妄以義理釋之，無怪他人之不識也。

賦假人名體狀題意

往年俞文緯監試，預薦赴省相過，因話賦假人名，善體狀題意者，莫若武為救世砭劑公：“唐室中興，賴藥師而克濟；漢家外患，藉去病以皆除。”餘嘗賦《化下猶甄者》，欲以陶唐堯舜為一聯，使“於變時雍，猶埏埴植，風動四方，器不苦窳”事也。曾與舍弟碩夫過昆仲儕輩較量，莫不領略此說。

賦善使事

昔有士人在場屋間，賦《帝王之道出萬全》，絕無故實，遂問一老先生。答雲：“隻有‘一舉空朔庭，三箭定天山’好使，要在人幹旋爾。”或謂此事乃人臣，非帝王也，不可用，疑誑。之後於程文中見一舉人使得最妙。其說題目甚透，有曰：“一舉朔庭空，竇憲受成於漢室；三箭天山定，薛疾稟命於唐宗。”真所謂九轉丹砂，點鐵成金者也。

韻學

《極泳聖涯詩》蓋出《唐史·文藝敘傳》也，三字皆仄，一字是平，不免以涯字為押。然涯之一字而見於三韻，五又魚奇反，十三佳宜佳反，九麻牛加反。謹按《韻略》及《廣韻》注皆雲：“水際水畔。”紬繹其義通庸，可押。嘗東萊先生，渠亦是經義人也，初未領略，容檢詳如可。後於錢塘見陳給事先生傅良，仍以涯字三韻通用，扣之即可而已。因謂省題詩如小經義，雖無多字亦是難事。至如誤出早鷺之目，錯認黃華之意，可勝哂哉。

詩隨景物下語

杜濤：“丹霞一縷輕。”《漁父，問》：“口縷一釣輕。”胡少汲詩：“隋堤煙雨一帆輕。”至若騷人，於漁父則曰“一蓑煙雨”，於農夫則曰“一犁春雨”，於舟子則曰“一篙春水”，皆曲盡形容之妙也。

詩人警句

同舍李循道舉他《秋景》一聯曰：“池藕影疏龜甲冷，井梧凋薄鳳毛寒。”又張一之舉黃元夫詩曰：“群村風下鴉千點，麥隴天垂月一梳。”皆警句也。

史臣不載人臣實事

《前漢·蕭何傳》不言律令。《新唐書·李邑傳》無一字及筆劄。《五代史·劉句傳》不書頒《唐史》

功臣特奏朝請

光武功臣所加特進朝請，或者謂其官爵止乎如是而已。殊不知春見曰朝，秋見曰請，示欲疏也，蓋光武慮諸將功大權重，有以脅勢而或變生肘腋，乃所以遠之故也。

試畫工形容詩題

徽宗政和中，建設畫學，用太學法補試，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，不知倫選幾許人也。嘗試“竹鎖橋邊賣酒家”，人皆可以形容，無不向酒家上著工夫；惟一善是，但於橋頭竹外，掛一酒簾，書酒字而已，便見得酒家在竹內也。又試“踏花歸去馬蹄香”，不可得而形容，何以見得親切。有一名畫克圖其妙，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，便表得馬蹄香出也。果皆中魁選。夫以畫學之取人，取其意思超拔者為上，亦猶科舉之取士，取其文才角出者為優。二者之試雖下筆有所不同，而於得失之際，隻較智與不智而已。

陳同甫議論作文之法

嘗見陳同甫亮在太學議論作文之法，經句不全兩，史句不全三，不用古人句，隻用古人意。若用古人語，不用古人句，能造古人所不到處。至於使事而不為事使，或似使事而不使事，或似不使事而使事，皆是使他事，來影帶出題意，非直使本事也。若夫布置開闔，首尾該貫，曲折關鍵，意思常新。若方若圓，若長若短，斷自有成，摹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。苟自得作文三昧，又非常法所能盡也。

文章活法

文章一技，要自有活法。若膠古人之陳跡而不能點化其句語，此乃謂之死法。死法專祖蹈襲，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。活法奪胎換骨，則不能斃於吾言之內。蓋吾言者生吾言也，故為活法。伊川先生嘗說《中庸》鳶飛戾天，須知天上者更有天；魚躍於淵，須知淵中更有地。會得這個道理，便活潑潑地。吳處厚常作《剪刀賦》，第五隔對“去瓜為犧，救湯王之旱歲；斷須燒藥，活唐帝之功臣。”當時屢竄易，唐帝上一字不妥帖，因看遊鱗頓悟活字，不覺手舞足蹈。呂居仁嘗序江西宗派詩，若言：靈均自得之忍然，有人然後惟意所出，萬變不窮，是名活法。楊萬里又從而序之，若曰：學者屬文當悟活法。所謂活法者，要當優遊厭飫。是皆有得於活法也。如此所有胸中之活法，蒙於伊川之說得之；有紙上之活法，蒙於處厚居仁、萬里之說得之。

注題目出處

市書箋題本為晚學設也，不為無益。然而所試詩賦題目，或出經、史、傳記、注疏、文集、諸子百家，難以遍知，今乃揭示本文，其法亦善矣。唐時試題不具出處，如《孤竹管賦》，滿場不知出《周禮》，甚可笑也。彼有經義亦效箋題，果何為也？矧治經人所業專一，若不識出處，繆妄之甚，茲固所當略也，主文已當缺然。

文字節要

今之節書甚亡謂也，非惟增人注解，又且攙人他說，不勝其繁。初不較其簡要緊切，為如何使人易於檢閱；若用泛泛如此，何似睹正本也？前輩節書，並用首尾該貫，第一節此緊要，第二節其好句，第三節其故實，繁辭盡削，所以便於燈窗場屋之用爾。如舊本司馬溫公親節《通鑒》，可觀可法。

以《論語》、《法言章句》最有官君子

嘗見有官君子皆以舉削為慮，晦庵先生嘗以《法言章句}}戲之曰：“勢援上也，文章次也，政事又其次也，戚無焉為選人。”其人大笑。又見浙中官員子弟謁趙守，問及晦翁學術、政事孰優？守乃以《魯論》篇意答之：“《學而》第一，《為政》第二。”可謂善品題矣。二者之言雖曰戲謔，亦可助一時之談笑。

夢見主盟道學

餘文起主泮湘潭，嘗宿嶽麓書院，夢見朱晦翁與張南軒同任郡庠，作意主盟道學。忽伊川、橫渠先生從外來，雲：“政不須如此，這道理常使得，何恤乎人？”言須臾，聞東廊有人誦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二篇，覺來鷄唱遙想，二公衛道如此之切。

不責酒過

武夷有一狂者爛醉，詈及屏山先生劉彥衝。次日，修書謝罪，先生不責其過，但於紙尾複之雲：“蛇本無影，弓誤搖之。影既無之，公又何疑？白首如新，傾蓋如故。”真達者之詞也。

不怪炎涼

人之一身已自有輕重，足履穢惡則不甚介意。昔手一沾汙，浣濯無已，豈可怪世情之炎涼也哉？舊有題湯泉者最為該理，如雲：“ 比鄰三井在山崗，二井水寒一井湯。造化無私猶冷暖，爭教人世不炎涼。 ”

矢魚於棠

辛酉秋，因如鄱陽，閱三十六家《春秋》解。若注“ 矢魚於棠 ”，雖累數說不透，皆以矢為觀非也。使其以矢為觀，當時何不直書其事，而乃雲雲若是，蓋有深意存焉。餘嘗謂：矢者，射也，正《周禮》所謂“ 矢其魚鱉而食之 ”是也。推而正之，若《皋陶》“ 矢厥謨 ”亦射義也。釋著者類訓直，又非。“ 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 ”，乃詩人比喻之辭，故可以雲直；若書之“ 矢謨 ”，《春秋》之“ 矢魚 ”，皆出於任意而為之故可以雲射。自《皋陶》有 “ 矢謨 ”之說，而後董仲舒有射策之文。君子於此，可以意推，不可以例觀也。

溺於陰陽

陳季陸嘗挽劉韜仲諸公同往武夷，訪晦翁朱先生，偶張體仁與焉。會宴之次，朱張誌形交談風水，曰如是而為笏山，如是而為靴山，稱賞蔡季通無已。季陸遂難雲：“ 蔡丈不知世代攻於陰陽，方始學此。 ”晦翁又從而褒譽之，乃祖、乃父明於龍脈，季通尤精。季陸複辨之曰：“ 據其所見，嘗反此說若儒者世家，故能成效。若日者世家，便不足取信於人。何者？公卿宰相皆自其門而出，他人何望焉？ ”周居晦應苗曰：“ 他家也出官，出巡官陳嘗。譬如燒金煉銀之術，父可傳之於子，子可傳之於孫，孫何必教外人？古者人皇氏，世人有九頭，已無定形。未有百官，已有許多山了，不知何者為笏山，何者為靴山。 ”坐客皆笑。晦翁搖指向季陸道：“ 此說不可與蔡文知僕。 ”親聞是語，故紀之，以為溺於陰陽者之戒。

人之小名

人生子，妄自尊大，多取文武富貴四字為名。不以晞顏為名，則以望回為名，不以次韓為名，則以齊愈為名，甚可笑也。古者命名，多自貶損，或曰愚曰魯，或曰拙曰賤，皆取謙益之義也。如司馬氏幼字犬子，至有慕名野狗，何嘗擇稱呼之美哉？嘗觀進士同年錄，江南人習尚機巧，故其小名多是好字，足見自高之心。江北人大禮任真，故其小名

多非佳字，足見自貶之意。若夫雁塔之題，當先正名垂於不朽。

事要有分

一切之事皆要有分，若是無分而欲極力強求，徒然而已。王虛中先生譬如筵席安排十分，已飲過數巡，忽有親朋訪及，雖欲挽之同坐，奈酒闌歌罷，不可得而相陪，此乃謂之無分。大凡功名、富貴、貧賤、休戚皆是五行帶來，無非分定，安可歎息怨恨於斯耶！不然，晦翁先生何為有隨緣安分四字也？

得失有時

人之得失各自有時，初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。有朋友於試罷之後閒望不著，遂欲舍書學劍，無所不至。龍舒王先生皋似一絕曰：“得則欣欣失則悲，桃紅李白各隨時。雖然屬在東君手，問著東君也不知。”

忠恕違道不遠

曾子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《中庸》曰：“忠恕違道不遠，學者疑為不同。”伊川雲：“《中庸》恐人不喻，乃指而示之近。”又雲：“忠恕固可以貫道，子思恐人難曉，故降一等言之。”又雲：“《中庸》以曾子之言，雖是如此，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為道，故曰違道不遠。”遊定夫雲：“道一而已，豈參彼此所能豫哉？此忠恕所以違道，為其未能一以貫之也。雖然，欲求入道者，莫近於此。此所以違道不遠也。”楊中亢雲：“忠恕固末足以盡道，然而違道不遠矣。”侯師聖雲：“子思之忠恕，施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，此已是違道。若聖人，則不待施諸己而不願，然後勿施諸人也。”諸公之說大抵不同。予切以為道不可名言，既麗於忠恕之名則為有跡，故曰違道。然非忠恕二字，亦無可以明道者，故曰不遠，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。違者違夫之謂，非違畔之謂。老子曰：“上善若水。”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蘇子由解雲：“道無所不在，無所不利，而本亦然。然而既而麗於形，則於道有間矣，故曰幾於道。然而可名之告未有若此者，故曰上善。”其說與此略同。

克己複禮天下歸仁

嘗問安定先生胡侍郎，何謂克己複禮天下歸仁？胡舉邵堯夫詩以答之雲：“門前路徑無

令窄，路徑空時無過客。過客無時路徑荒，人間滿地生荊棘。”其人默悟。

聖人之於天道

陳洪範問艾軒先生林祭酒，聖人之於天道如何？答雲：“給是恁地未悟。”間複問：“魏聘君國錄”，答雲：“正如京師人賣床貼恰用得著。”觀此二說，其意則一。

學易無大過

聖人之處事，與常人不同。常人之處事多有不及，惟聖人之處事不患不及，祗恐太過。夫子稱“加我數年，五十而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”者，蓋欲勉進中年，而學冼心退藏之書，則處事得中，斷無不及之患。今不曰無不及，而特曰可以無大過者，此聖人謙抑之許也。《中庸》曰：“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。有餘，不敢盡。”寧非君子之中庸乎？嘗觀夫子於三百篇之詩，而斷以思無邪之一言，此見夫子得詩之中也。於《易》則曰無過，於《詩》則曰無邪，是皆一意。

解書

洪內翰景盧主泮三山，以林少穎為《書》學論，講“帝釐下土”數語曰：“知之為知之，《堯典》之所以可言也。不知為不知，九共稿飫略之可也惜乎。”林書不載此說，予故表而出之。嘗見王虛中談及林少穎、呂伯恭講究《書》學，皆有所得，各有所見。學者當詳複其為訓，若前人解《書》言“宥過無大，刑故無小”，乃謂赦宥其過誤者，雖大亦宥之，刑責及特，故過雖小亦刑之。如此則於辭上脫無字，添雖字矣，是其辭已不明也。若失火而延及宮庫，此過誤也，此大者也，其可宥乎？若馳馬而蹂死小兄，此過誤也，此大者也，其可宥乎？是其理已不安矣。若命人守果實，拈以小果食之，此故也，此小者也，亦將刑乎？若命人守舍而窗穴之小竅以窠其外，此故也，此小者也，亦將刑乎？是其理已不安矣。則若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誅，豈聖人之法哉？若曰宥過誤則無大者，謂小者則宥，大者則不宥，所以使人警畏，非敢懈怠也。若曰刑特故者則無小者，謂稍大則刑，小者則不刑，所以示吾寬德非為苛細也。宥過無大是以見聖人之義，刑故無小是以見聖人之仁。是說蓋得於伯氏俞君從，俞夢達平時有得於耆學者如此。

解《孟子》

陳季陸常推賈挺才好，先生非惟筆力過人，又且講授不雷同，且如說《孟子》，引得杜詩為證，極是明白。若解文王為台為沼而民歡樂之，正是“文人屋上烏，人好烏亦好。”桀紂瑤台瑗台，正是“君看牆頭桃樹花，盡是行人眼中血。”夫以烏鳥本是可惡之物而反喜之，桃花本是可喜之物而反惡，是何也？蓋由人情所感而然，爾靈台瑤台亦莫不然。

東萊教學者作文之法

東萊先生呂伯恭嘗教學者作文之法，先看精騎，次看《春秋》權衡，自然筆力雄撲，格致老成，每每出人一頭地

徐積悟作文之法

節孝先生徐積因讀《史記·貨殖傳》，見“人棄我取，人取我與”，遂悟作文之法

辨滕王閣序落霞之說

王勃作《滕王閣序》，中間有“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”之句，世率以為警聯。然而落霞者，乃飛蛾也，即非雲霞之霞，土人呼為霞蛾。至若鶩者，乃野鴨也。野鴨飛，逐蛾蟲而欲食之故也，所以齊一廷；若雲霞，則不能飛也。見《吳解事始》。

評論詞賦破題

嘗見俞馮老叔叔舉似外公，暨《中大陶天之曆數在舜躬賦》，破題雲：“神聖相授，天人會同，何謳歌不之堯子，蓋曆數在於舜躬。”又見陳季陸先生淡及陳元裕嘗主文衡，出《大椿八千歲為春秋賦》，滿場破題皆閣筆焉，遂自作雲：“物數有極，椿齡獨長，以歲曆八千之久，成《春秋》二序之常。”又見蔡曼卿稱賞上舍熊元用節十四歲作《君人成天地之化賦》，破雲：“物產於地，形鍾白天，賴君人之有作，成化功之未全。”三賦四柱皆出人意表，真所謂作賦手也。嘗聞張從道鳳先生論文，有及向之省試，賦題出《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》，滿場皆曰：“詣南門而聽焉。”惟魁者以詣為出，便見得在外意也。當時父子同試，尚留隱情，及至揭榜，方知父魁子亞，而問之何不見誨，父雲不解有兩魁也。東坡以詩賦一序見工拙，即此可知。

賦以一字見工拙

曩者吳叔經郭在湖南漕試，以本經詩義取解魁，次名陳尹，賦《文帝前席賈生》，破題雲：“文帝好問，賈生力陳，忘其勢之前席，重所言之過人。”叔經先生改勢字作分，陳大欽服。內有打花格雲：“金蓮燭煥，煌煌漢天子之儀；玉漏聲沉，纏纏洛陽人之語。”試官已喜此一聯。又陳季陸在福州考較，出《皇極統三德五事賦》，魁者破題雲：“極有所會，聖無或遺，統三德與五事，貫一中於百為。”季陸先生極喜開初兩句，隻嫌第四句不是“貫百為於一中”，似乎倒置。改貫字作寓，較有意思。尤喜陳舜申三策，第三道策題問屯田，乃先生撰也，最是答得工夫。此皆二公之警誨也。

假用夏字

往年上庠湯黃中試《秋燕已如客詩》破題：“近人方賀廈，如客已警秋。”以廈對秋，權借用字也。陳傅良作《仲秋教治兵賦》破題：“雖諸夏之偃武，必仲秋而治兵。”張永《防秋詩》雲：“逆胡方猾夏，中國重防秋。”以夏對秋，正借用字也；原其所作皆有自來，豈非得張喬月中桂之遺意耶？所謂“根非生下土，葉不墜秋風”是也。六吟入韻，能於偕對上得一二警聯，便自高人一著，作者不可不知。

詩貴熟讀

梁揆叔子解試，《雕鶚離風塵詩》，當時無不擊節，天人徑說。“雕鶚衝天品，凡禽未易倫，三秋乘誌氣，一舉離風塵。”或者喜其自喻見誌，果超詣上上第。幼嘗詘此一篇，已自迅口轉過，初不覺其所以妙處。及至暮年，始悟“高騰霄鳳渚，下睨塞鴻賓”，借渚字對賓，無如此之巧，始歎伏不能自已。大凡玩古人糟粕，須是字字究競，句句勘破，方是讀書。又要熟讀，古人雲：“讀書百遍其父自見。”又雲：“舊書不厭百遍讀，熟讀應須子自知。”

廷對二說

嘗見閩中一士人方領鄉舉，叨冒過省廷對，有“蒙被教育”之說。又見浙中一先生，四舉子當廷對，有“僻在一隅”之說。皆不欲言其名也，都是套籠說話，怕落第五甲也，欲媒試官把做《大學》，川中人看得數較優，果是使得驗其狡猾如此。後進之士當自奮勵，取高第而竄巍科，夾在萬人頭上立，不可效此曹為碌碌計也，千萬勉旃。

祝賀生辰

伊川生日致齋恭肅，不事飲燕歌樂，蓋念劬勞之力。今人誕辰極意歡娛祝壽之湧，多用律呂體狀其月，又用蓂莢形容其日，固已親切，然而蓂莢一事，據某所見，半好半不好也。若在月半以前，一日生長一葉，乃是增數，誠為美事，盡好使也。若在月半以後，一日凋零一葉，乃是減數，實為語忌，烏可使也？用事當嚴所擇，為文又要脫俗，方是作家目。如八月十六生人，或者為之歌曰：“ 昨夜萬家齊笑語，祝君千歲共團圓。 ”又如詩僧上秦師垣壽曰：“ 不祝公方椿與鬆，椿鬆老大空無用。不祝公方雀與龜，雀龜汩沒徒泥中。祝公願作天上月，歲歲年年常皎潔。錦城初動五更鍾，引領眾星朝北闕。 ”秦公大悅。

嚴子陵本姓莊

嚴子陵本姓莊，避顯宗諱，遂稱嚴氏。若釣台，若七里灘，亦皆以嚴命名，無非循習之訛，而莫知其非也。本朝宣和問，方臘寇江浙，改睦州為嚴州，蓋本於此。至如范曄操東漢之史筆，初不究其姓氏之由，遽曰嚴光而傳之，無乃以田千秋為車千秋乎。餘是以寄意絕句於釣台之上，有曰：“ 千古英風想子陵，約台緣此幾人登。誰知避諱更嚴氏，灘與州名總誤稱。 ”

淅川

丹水出上洛，湍水出伊陽，南流至淅川，又南流入漢。天下之水，罔不殊源而合流者，有一源而鹿為二者，漓桂是也。唯淅湍同川而異流，本末不相犯，故謂之淅焉。

用夏變夷

據胡床、畜番犬、舞拓拔〈拓拔氏胡人設呼為拓拔〉、動蠻樂，皆士大夫之所不當為而為之，無乃循習日久，而恬不知怪乎？有能奮拔於流俗之中，而毅然以中國禮義為己任，亦風化之所由倡也。殆見用夏變夷，不聞用夷變夏。

自悟前身

餘因以類彰，羊祜自省前身為李氏之子，邊鎬為謝靈運後身。韋皋既生一身，有一胡僧造其家曰：兒若有喜色。韋氏問之，僧曰：此子乃諸葛武侯後身。因以武侯字之。見《宣室誌》。及觀王十朋絕句：“石橋未到神先到，日裏還同夢裏時。僧教我名劉道者，前身曾為石橋碑。”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。今世所以聰明，所以福德，所以不昧，本來面目皆前世有以胎之。不是大修行僧道，便是大有德官員，功成行滿道洽政治，故有如是滅，亦複有如是生。彼有靈物托化星辰降誕，神道出世為我等相者，應見自性如來，豈他人之所能知哉。

天堂地獄

人言天堂高而在上，地獄幽而在下，疑其勢之相遼絕也。據某所見，大有不同。蓋與人說好事，一切依本分，眼前便是天堂，不必更求之於天上。欺美人物色，教唆人公事，眼前便是地獄，不必更求之於地下。為善即天堂，為惡即地獄。天堂、地獄不在乎他，而在乎一念之間，不可有毫髮差。

修外功德內功德

人於利濟通達者力為之，患難困苦著力救之，皆如己身之事，修此為外功德也。修之勿責人報，勿希天佑，人若有知，天若有靈，此理當如何哉？人能清心釋累，懲忿窒欲，修此為內功德也。修之勿期道勝，勿希瑞應，經若不誣，教若不虛，此理當如何哉？

善惡有報

“善惡若無報，乾坤必有私”，此古語也。“善惡到頭終有報，隻爭來速與來遲”，此古詩也。或者執其“為善未必福，為惡未必禍”之說，遂以謂善惡莫執無應，妄啟輕福遠禍之心，果能無應也耶？夫善有善報，善人為善，而天或不以善報，非無報也，蓋未報也。惡有惡報，惡人為惡，而天或不以惡報，非無報也，蓋未報也。所謂未報者，乃其未熟故耳，逮夫熟時，則其報之也其效如捷。胡不觀《大藏經》雲：“善若無報，其善未熟；其善熟時，必受其福。惡若無報，其惡未熟；其惡熟時，必受其苦。”

偷割牛舌果報

吳少穎在長沙萍鄉作館，親見胡屠愛小便宜，多見眾人未知之際，攙開牛口，偷割其舌。

一日，主家出大牯牛，複又行盜，削一竹剳穿其舌炙。其牛奔，主亟呼胡屠襲逐，胡恐拋下為他人所竊，急將竹剳咬定，拔出其肉以酒咽下，不覺自斷半舌，更強以粥飲，一月作牛吼而死，其果報如此。

心目相亂

“仰麵貪看鳥，回頭錯應人”，是心為眼所亂也。“忽然舉首見新月，錯認蛾眉憶故人”，是眼為心所亂也。噫！眼中有心，心中有眼，二者無意於相亂，而不能不相亂也。

責己說

責己不責人，君子也；責人不責己，小人也。小人惟知責人而不知責己，所以多招外謗，蓋嘗自恕也。人之子弟或好賭博、聲色、籠養、遊獵，一切玩弄皆自有以誘之，故外得以投之，費用末千百，而生事已二三。為父兄者，當痛責其子弟之不肖而箠楚之，又懲戒之可也。不此之為而妄訴他人於官府，冀其悛惡改過，不可也。大凡鄰舍孩提或有爭兢，不問其是非如何，隻是撻其子也，遂免他議。人有書“世情”二字，並“蘇秦隻是舊蘇秦，昔日何疏今日親”之句於座右，責其不情於我，而不知未有可情之勢，此所以疏之者何望焉？秦穆公善悔過，責己不責人。荀子曰：“君子責己重以周。”此之謂也。

斷飲說

房琯以片言取宰相，楊炎以單語悟天子，一言之感人如此。頃年陳公大鄉平生好飲酒。一日，席上有一同寮，舉以知命者不立於岩牆之下，而問之陳曰：“酒亦岩牆也？”陳因是有聞，遂終不飲。何其一言之感人如此。今人或有所溺，而乃諄諄之誨，縷縷之詞，勉之不從，何也？蓋勸其以所欲，而禁其所不欲，豈遽然惟我是聽而忘其所愛？斷然不能投合，不若以節之之說告之，漸令改過可也。大凡諫諍之道，無出於此。

茹蔬說

能為人之所能為，而不能為人之所不能為，庸人也。斷葷戒酒，食菜茹蔬，是人之所能為也。割愛妻子，絕念色欲，是人之不能為也。吃菜事魔，正生此患。至於貪財戀色，男女混置，修二會子，說金剛禪，皆幻術也。若夫大可誅者，不饗祀家，先言送諸天堂上也。且人之有身則有父，有父則有祖。四時饗獻，示不忘其本也，豈有俗崇而能上天

堂也耶？原其趨向，非不慕善，要之邪道繆用其心，所以有禁止之令也。

聲律對偶假借用字

“天子居丹扆，廷臣獻六箴”，此省題詩也。“白髮不愁身外事，六麼且聽醉中詞”，此律詩也。二公之所以對者見之於詩，無非借數而已。《周以宗強賦》：“故蒼籙之興起，始諸姬而阜康。”《東門種瓜》詩：“青門無外事，尺地足生涯。”二公之所以對者見於賦詩，無非借數與器而已。詩吏以“皇眷”對“紫宸”，曲詞以“清風”對“紅雨”，或以“青州從事”對“烏有先生”，或以“披綿黃雀”對“通印子魚”。“因朱邪之板蕩，致赤子之流離”，“談笑有鴻儒，來往無白丁”，是皆老於文學而見於駢四儷六之間者，自然假借使得好，不知膾炙幾千萬口也。嘗記陳季陸應行先生舉似作賦之法，用“高皇”對“小白”。

詩題用全名

省題詩，考官以古二韻上不拆破。“度日清夷詩”，許琮以“聖圖天廣大”為對，並是老杜全句，最為難得，曠古以來無此作。又如上庠孫應時作“奏賦入明光”，出杜甫《莊遊》，對韓文公《齪齪詩》“排支叫閽闔”，亦自難得，惜乎非一家詩也。若無渾然天成之句。不免拆破四柱中使，隻要穩貼下得好，不拘倒置先後，更於點化上著工夫，亦自可以冠場。餘嘗欲以杜詩“扈登黃閣”〈奉贈嚴入閣老〉對“享衢照紫泥”〈奉贈太常卿〉，以“泥融飛燕子”對“地僻舞鶤雞”〈並絕句〉，蓋效許公詩體也。又欲以“獻納紆皇眷”〈奉贈鮮於京北二十韻〉，聯“衣冠拜紫宸”之句〈太歲日詩〉，蓋效前輩對詩格也，當有流水高山之遇。

戒食菰蓂

夏秋月雜菰蓂皆是惡蟲蛇氣結成，前後壞人甚多，斷不可吃。爾農民何不勤力種菜，四時無缺，何用將性命試此毒物。特此勸諭，莫招後悔。〈見王狀元夔府十城〉